

黑手遮天

——黑手党二十世纪备忘录

西荫 力维 季野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震撼人世的一幕纪实文学丛书

黑手遮天

——黑手党二千年世纪备忘录

李平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震撼人世的一幕纪实文学丛书

黑手遮天

——黑手党二十世纪备忘录

西萌 力维 季野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110(千)字
1990年5月北京第1版 199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ISBN7-5043-0288-9/I·39
定价：2.60元

虽然你天性好奇,但最好还是别去了解这群人。因为一旦你认识了他们,也就永远无法逃脱了。

——一位意大利记者的话

法官先生,当您年老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您一想起我们今天的会晤,您就会懂得,帕萨拉克瓦非常认真地遵守了大自然的规律并且正直而自觉地履行了职责。我是一个高尚的人。

——美国黑手党党徒帕萨拉克瓦受
审时严肃认真地告诫法官

黑手党是一场世纪瘟疫。

——意大利法官法尔可内沉痛宣告

震撼人世的一幕纪实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翁杰明
副主编 陈 澍
编辑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习 艾 王多文
孙 杰 江宝章 纪 宏 陈 澍
何燕生 张西民 张跃宏 翁杰明
曹苏红

目 录

- 一 挣不脱、猜不透的百年噩梦 (1)
- 二 “龙子龙孙”也有祖宗 (5)
- 三 老一代黑手党的镜子：唐·维齐尼 (18)
- 四 墨索里尼蒙受奇耻大辱之后 (31)
- 五 肯尼迪总统之死是冤枉还是活该 (54)
- 六 一个记者被斩手断足的前前后后 (72)
- 七 “百年大审”赢了还是输了 (97)
- 八 两个教皇一死一伤：白挨 (109)
- 九 意大利黑手党追赶“时髦”也太过分 (120)
- 十 忍无可忍法尔可内进行世纪反击 (133)
- 十一 枪声又起：故事刚刚开始 (159)

一 挣不脱、猜不透 的百年噩梦

二十世纪初，世界各地的移民潮水一样涌进美国，这里面自然少不了热情浪漫的意大利人。一九〇〇年，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传奇人物——唐·维托，也来到美国探奇寻幽。他在这个“新世界”快活了几年，一日，思乡之情涌上心头，于是就飘然而归。犹如播种者一样，他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一个叫做“黑手”(BLACK HAND)的组织。

十年不到，“黑手”在美国已经无人不晓，当然也引起了警察局的“关注”。纽约警探朱塞·彼得罗西诺心血来潮，他要去西西里首府巴勒莫调查“黑手”与西西里岛上某些人的关系。

一九〇九年某日，彼得罗西诺抵达西西里岛。当时，唐·维托正与一位意大利议会西西里地区议员共进午餐。闻讯，他忽地一下站起身，离开餐桌，闪电似地来到巴勒莫法院门口，用左轮手枪将刚刚到意大利几个小时的彼得罗西诺打得满脸开花，然后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坐着议员的轿车回到议员的官邸继续他的午餐。事后，这位议员出庭作证，发誓说出事时，他的客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官邸，议员令人难以置疑的证词使对唐·维托厚达百页的起诉书顿时变成了废纸。

这件事已经很陈旧了，但至少可以从这里知道，“黑手”从

何时起就已形成了“跨国巨网”，以及它的阴影附在什么人物身上才变得可怕起来了。

“黑手”，很容易引起这样的想象：一群染黑了手的恶魔，或一伙戴黑手套的歹徒，杀人越货、奸污妇女、洗劫商店、炸毁飞机、击沉轮船……总之，他们所过之处，总是留下阴森恐怖的黑手印迹……

遗憾！“顾名思义”对本书的主人公们毫无意义。如果从名称就能猜出他们的模样，那当今世界几代为之耗尽一生心血的警察、侦探早就失业了；而许多处心积虑，被黑手党闹得惶惶不可终日的法官、总督、将军，乃至首相、总统也会愧得满脸通红，从此退隐山林，重新修炼去了。

但是世界各地的大侦探仍然在东闻闻、西嗅嗅，忙个不停；政治家们依然半夜从噩梦中惊醒，对着案头堆积如山的关于黑手党作乱的报告、卷宗，长嘘短叹，一筹莫展。

一个阴影越来越大，在欧美大地上恣意游荡。可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还是只见其影，不见其形。

他们打家劫舍，杀人如麻，可早在上个世纪就成了“受人尊敬的人”，被恭恭敬敬地美誉为“唐”。这在他们的语言中意思是“教父”，而在汉语词汇中则非“圣人”莫属。

他们崛起于荒山僻野，可是能够永远赶上“新潮”，今天他们积累的财富比一百多层的美国帝国大厦还高。当欧美的亿万富翁在前台出尽风头的时候，他们却乐于谦虚地坐在幕后默默操纵。

他们永远不认为自己是罪犯，即使在庄严的法庭上。相反，他们无比自豪，自称为“光荣的社团”，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叫做“我们的事业”。

他们蔑视法律，更瞧不起上窜下跳的政客。他们曾数次当众羞辱盖世魔王墨索里尼，而当时这个大独裁者正风行天下，所向披靡。

他们无心过问政治。但只要愿意，也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一位政客在历史书中占上几页。他们曾使奥兰多在一九一八年成为意大利首相，从而与英国的劳·乔治、美国的伍·威尔逊、法国的乔·克列孟梭一起并称为西方世界“四巨头”而永垂青史。他们也能在六十年代帮助约翰·肯尼迪竞选美国总统，并在选举战的最后关头用成捆的美元作台阶使肯尼迪登上白宫的宝座。

他们常常使用暴力，但总是表示迫不得已，万分遗憾。他们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末还能使梵蒂冈教皇不明不白地死去；另有大量证据表明，一九六三年肯尼迪总统头上中的那颗子弹，也是从这些曾对总统有恩有德的人的枪口中射出的。至于达拉·基耶萨将军和他年轻妻子是在黑手党的枪口下，满身弹孔地丧身，更早已成定论。今天西方世界滚滚流动的海洛因、可卡因“白面儿”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他们那里。

他们并不是从来就一帆风顺的，他们也曾饱经沧桑，历尽浩劫。可说来奇怪，只是在法西斯的铁蹄下他们才一度奄奄一息，倒是今天的民主社会使他们劫后余生，起死还阳，比从前十倍、百倍地壮大起来。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带着敬畏和叹服送给他们一项桂冠：亚文化体系。也就是说，正统文化的弟弟。

与之无缘的中国也开始关注他们了：惜时如金的中央电视台，在一九八八年仅十月份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就起码

十次报道了黑手党在欧美的动向。权威的《法制日报》还将美、意警方对黑手党的一次联合行动评入“一九八八年世界十大法制新闻”。

想起他们制造的一个又一个噩梦，我们不禁一次又一次地惊出一身冷汗。

二 “龙子龙孙”也有祖宗

在美国，“马菲亚”也就是“黑手党”这个词令多数人闻风丧胆，但有时部分人对它又有几分喜欢。

百年以来，黑手党犯罪集团的头目们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并大展宏图，正是由于他们满足了很多美国人罪恶的欲念。早年的美国，联邦政府实行严厉的禁酒政策，黑手党却能把全世界的美酒佳酿运进美国，喝得美国人酣畅淋漓，烂醉如泥；后来黑手党又把光屁股女人、轮盘赌博机、海洛因“白面儿”，还有高利贷，一一介绍给合众国，给在“新世界”（文学中美国的另一个名字）中千辛万苦开辟新天地的人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因此，一代代黑手党的领袖们，能够冲破政府和警察的围追堵截，成为各自地盘里的传奇人物。而那里的报纸和传奇小说都把他们称作“罪恶与光荣”的汉子。

这伙祖籍意大利的美国人在合众国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帮会，他们自称为“我们的事业”。美国联邦调查局如今也只好这样堂而皇之地称呼他们，因为他们太强大了。而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以举世通用的大名“黑手党”来称呼他们。这是一个盘根错节，分布在全美各地的黑社会集团。他们共同经营一些行业，如日进千万美金的赌场、妓院，同时也在自己的地盘中大干各有千秋的勾当：绑架、诈骗，等等，等等。为了达到目的，凶杀和流血是不可避免的，“黑手党”起码有一半的含义意味

着死亡。

一二百年过去了，蒸蒸日上的黑手党已经人到中年。面前是这样生死关头：要么自暴自弃，从此走下坡路；要么重整旗鼓，再展往日的威风。黑手党在美国各地的“教父”们经常焦躁不安，因为他们的确不如当年那么拳腿麻利，声若洪钟了，而接班人却早已排成了长队，准备在填完埋葬老一代“教父”的最后一铲土之后，就立即一展身手，用鲜血和子弹证明谁是家族的正宗嫡传，谁是杂种混子。“有朝一日，内讧会使我们光荣的帝国大厦从里面坍塌的”，黑手党头子哀叹再三。最最使黑手党头疼的，还是他们正遭到司法机构空前强大的包围。联邦警察发现，根本消灭黑手党是不可能的，但可以破坏它的犯罪网。

八十年代就要过去了，在美国这十年差不多是属于里根总统的。这位电影演员出身的总统，大概是曾挨过一颗子弹的缘故，一改前任总统温吞吞的做法，对黑手党发动了凌厉的攻势。一九八〇年，里根上台的第一年，就不是黑手党的好年头，约有六百名黑手党歹徒被联邦法院定罪，其中包括几位颇有全国影响的黑手党“教父”：纽约老板约瑟夫·博南诺被控阴谋破坏司法罪。大名鼎鼎的南加利福尼亚的“米老鼠黑手党”一夜之间竟被关入了铁笼。破天荒的事还有，黑手党的大老板吉米·弗拉帝诺竟然告发了同伙，成为黑手党中百年不遇的告密者。先听听这个人的故事，再看后面的奇人奇案时，可能就不致于惊得目瞪口呆，晚上睡不好觉了。

吉米·弗拉帝诺的记忆中，闪耀着一个愉快的夜晚，那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他驾着一辆崭新的凯迪拉克轿车，驶往洛杉矶的一家酿酒厂。一间暗淡的、堆满酒桶的作坊中，三十个

人围着一张长长的木头桌子坐着，正等他来；桌上交叉放着一支手枪和一把匕首。他到达后，人们手拉着手，其中一个人用西西里语背诵这个集团的法规，那时的弗拉帝诺还听不懂这种语言，身边的一位“兄长”嗓音低沉但却清晰地为他翻译着：

“我以自己的人格宣誓忠于我们的团体，就像我们的团体将会忠于我一样。这张图画正在化为灰烬，我的血滴正在流失，永不复返。我也同样保证把自己的鲜血献给团体。灰烬不再能转化为纸，我也永远不能脱离我们的团体。”

跟随他们朗读誓词的同时，弗拉帝诺在一支蜡烛的上方焚烧了一张画有颅骨和两根交叉骨头的纸。一位“大哥”走过来对他说：“必须咬紧牙关，绝对保守秘密，在座的人只有死了以后才算脱离这个团体。如果有人泄露了我们团体的秘密，将被他的同伙亲手处死。”“大哥”重重地说完最后几个字，又用毒刺一样的目光对着弗拉帝诺打量了一会儿，就取过桌上的匕首，将弗拉帝诺的十指逐个刺破，大家看着鲜血从每个手指中流出，滴在桌子上凝固，然后兄弟们一一走过来亲吻弗拉帝诺的面颊。仪式完成了：他成了黑手党中“受尊敬的人”，一个正式成员。

弗拉帝诺生长在克里夫兰。少年时一次因偷盗被街区警察追赶，他不慌不忙地在自己熟悉的大街小巷中乱拐一气。一会儿就把那警察累得气喘吁吁，就在快消逝得无影无踪时，他也没忘了向那狼狈的警察狠狠地扔过去一个烂西红柿。警察顿时满脸开花。从此他就开始小有名气，街上的人们送他一个响当当的绰号：“黄鼠狼”。他是一对意大利移民的儿子，进的是天主教学校，不到十岁就把骰子耍得得心应手，每个

星期天的早晨竟能跑到街头与一帮六亲不认的汉子赌两把。这块材料不知被哪位江洋大盗看上了，十三岁时弗拉帝诺就跟那人闯荡江湖，打家劫舍去了，成了威震一方的绿林好汉。

弗拉帝诺一九三七年第一次坐牢，那是因为在一次赛马赌博中，他朝遥遥领先的对手抛出了一颗手榴弹，让那个铁塔似的西部“牛仔”一辈子再也没站起来：高位截瘫。八年的铁窗生活没使他任何一根残暴的神经变得柔软。他在牢中竟兴高采烈：“这里真是一个朋友俱乐部，可以学到全美各种最精彩的技艺！”释放后的第二个星期，弗拉帝诺就去抢了一家赌场，分到了两万美金。他把这笔钱投入二次大战后的黑市交易，不到几个月，就变成了九万美金，这在当时也是相当一笔财富了。然后他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洛杉矶，找寻更大的买卖。近墨者黑，他到洛杉矶还没找好住处，就经人介绍成了洛杉矶黑手党家族的成员，去宣誓入伙了。

六年以后，他又进了监狱，一住又是六年多，这回犯的是敲诈勒索罪。出狱以后，他觉得他的弟兄们对他毫无敬意，而黑手党家族也不肯归还他坐牢前靠高利贷和赌博搞到的钱。根据假释的规定，他不得继续住在洛杉矶，他一咬牙迁到了北加利福尼亚，强占了一家运输公司的地盘，资金也一夜之间变成了百万，可弗拉帝诺从来也没有做安分生意的耐心，五年后，他的运输行当被另一个黑手党帮会吞并了。

弗拉帝诺这时已投向黑手党芝加哥家族，他是生活在家族“老头子”圈子中的，这是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罪恶王国。他跟芝加哥家族头目山姆·贾恩卡纳颇有交情。他每到佛罗里达总去拜访“老头子”桑托斯·特拉菲凯特。他还是黑手党纽约一家族弗兰克·蒂里的座上客，在密室中他亲眼目睹这个

“老头子”大拇指一翘说：“干掉！”七个债户第二天就同时失踪了。他还协助芝加哥家族搞掉了弗兰克·邦彭西罗，因为发现此人是联邦调查局的奸细。

但是，芝加哥家族做梦也没有想到，弗拉帝诺自己也开始向联邦调查局“出售”情报了。一九七三年，他刚坐满另一次班房时，联邦调查局对他诱以三十万美元的重金，对这个“黄鼠狼”来说，出卖情报是无所谓的，只不过是另一种生财之道而已。

他之所以敢冒着杀身灭族的危险，不顾誓言出卖自己的弟兄，更重要的原因是，从一九七七年开始，家族内部的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了，因为洛杉矶的黑手党家族，误信一种传说，认为他正在依靠芝加哥家族建立一个对立的派系。这种“误会”最终肯定会使他暴尸街头。权衡再三，他感到要多活几天，投靠联邦调查局也许是个办法。于是他就向政府坦白了往日的罪行，条件是要求得到严密的保护。这个铁石心肠的家伙，过去曾经亲手制造了十六个冤魂，如今却又向联邦侦探详尽生动地揭露了黑手党的内幕——从为女人小小的争风吃醋引起的谋杀，直到高楼密室中策划的骇人听闻的勾当，无所不包。根据弗拉帝诺的证词，警察判定旧金山运输工会（黑手党插手很深的工会）的几名高级领袖有欺诈罪。另外，洛杉矶和纽约的几名黑手党的大老板，也由于他的证词而定罪。在法庭之外，他更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关于黑手党的情报。

一九八一年，弗拉帝诺已经六十七岁了，他满头白发，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论往事——因为只有谈话才是他安全的保证。他每次出庭作证，都要受到被告律师的抨击，说他这样

罪孽深重的人不可信，有凭有据地指责他在宣誓后说的仍是谎言。弗拉帝诺辩白说，过去因为他只能说假话，所以才满口谎言；而现在，他只有说真话，才能活下来。的确，他的真话还给他带来了钱财，一九八一年一本关于他的“事迹”的书出版后使他得到了十万美元的版税。

联邦调查局尽管同意保护他的安全，但也是有限度的，全部听证刚一结束，官方对他的保护也就取消了。无奈，弗拉帝诺只好请求住进监狱，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得到最严密的保护：除了训练有素的联邦警察外，还有十名他自己的身经百战的贴身保镖。可是，一九八二年四月的一个清晨，弗拉帝诺在喝了一杯杜松子酒后还是七窍流血地死了，他的身边，放着一块小木牌：“告密者弗拉帝诺的下场！”

弗拉帝诺的检举虽对几个家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黑手党的“事业”绝没有因此而消退，性欲、贪婪、凶杀和鲜血、毒品与勒索，继续在美国各地蔓延。在他们的活动领域中，连美国总统也承认“这个看不到摸不着的无形王国的影响和利润不断上升”。毒品：海洛因、可卡因、大麻、鸦片的走私成了他们一条坚强无比的脊梁。一九八八年，美国警方宣布禁毒人员在这一年共缴获六千磅海洛因，比一九八七年增长三分之一。可这并不是说警察变得更能干了，他们捞到的不过是潮水上面的一层泡沫而已。官方根本无法禁绝毒品走私，转眼之间成吨的毒品就被化整为零，警察还在研究情报的时候，那些白色粉面儿已经分散到街头市场和小贩手中了。

黑手党永远有新的地盘。他们总是追赶新潮。这批家伙就像一群蟑螂，你在这里把它踩住，它又在另一个地方钻出来了。他们偷偷录制了大量流行的唱片和磁带，源源不断地

流入市场，歌星们为这些冒牌货遭受数以亿计美元的损失，但只能痛哭流涕。能源危机发生后，煤矿业再次在美国兴隆，他们就盗劫贵重的重型设备，零售假的或停产的煤矿股票。

联邦调查局侦探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黑手党正日益渗透到合法的企业之中，并把它们变成进行犯罪活动的中心。新的黑手党成员，不论年轻或年老，都想从美国最新发展起来的“白领工业”及新技术开发中捞到更多的钱财。帕默里和银行家的案子，就是一个例子。

帕默里是一个代理人，在新泽西为黑手党控制的运输工会办理事务，他掌握一大笔工会基金，声称愿以低利储藏在银行中，条件是给他自己和其亲友一笔不要担保的贷款，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这种诱饵，好多银行家愿意上钩。结果是贷款收不回，银行遭殃。但因为事前没有任何法律担保，银行只能哑巴吃黄连。

黑手党是一伙最能抓住机会的“创业者”，他们永远有新花招，比如开设汽车修理店，安装立体声设备和报警器。但等汽车装修一新，车上的钥匙也被复制好了，就转交给窃车贼，日后相机行事。

一般的美国老百姓认为，黑手党像是悬浮在空气中的尘埃，无孔不入，不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感觉到这个阴影。如果你去买衣服，上馆子吃饭，到商店购物，去赌场玩两把，买一本下流小说，甚至早起要吃一个硬面包卷，睡前要吃块馅饼，无不和黑手党有关系。如果你夜里不敢上街，怕遇到强盗歹徒，那黑手党正是这些家伙的后台。

几十年来，由于书籍和电影的渲染，黑手党在美国人心